

这年春节过得很是惨淡。

苏洵的心情非常不好。他领着全家老小居住在杞县，住在苏位家里，虽说身为三叔的他不该替侄子守丧，可他一想到苏位只有一个女儿，连个儿子都没有，心里更是悲伤。除夕那天晚上，他们全家在守岁之前例行祭祖，苏洵便让迈儿穿上孝服，给苏位的灵柩施了三个大礼，让迈儿代表他们的心愿，以尽一份慰藉。

既然杞县苏家还在守丧之中，苏洵便让王弗安排过一个简单朴素的新年——其实他们只能简单朴素，苏洵心里有数，钱袋子愈来愈空，日子也就愈来愈窘，纵然王弗再有能力，也没法过个热火的年了，眼下正应了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那句俗话。

苏位的死，给深受丧妻之痛的苏洵再次带来亲情上的伤害。而雷简夫的死，则给苏洵带来了友情上的莫大创伤。雷简夫活着时，尽管他曾给苏家的未来留下了一团阴影，可这团阴影并没能随雷简夫而化灰化烟，却在苏洵的心中愈来愈重。无论如何，雷简夫是第一个知遇苏洵的人，是第一个发现三苏才能的人，也是第一个将他们父子推荐给张方平、继而又将他们推荐给欧阳修、韩琦的人，纵然他有一千个不是、一万个罪孽，纵然轼儿和辙儿提起雷简夫的名字就连连摇头，可苏洵依然认为雷简夫是自己的知音，是有情义的朋友，是曾经给自己很大帮助的人，所以他要给雷简夫写墓志铭。“有功不居，孔铭孔悲”，这是苏洵给他的模糊的盖棺定论。“孔”是深邃的意思，又有极大之意，在苏洵熟知的扬雄《太玄经》里，开头便有“孔道之寓，何不遵也”之句。苏洵用“孔铭孔悲”来表达他对雷简夫一生难以言喻的慨叹，里面包含着无限深意。是啊，过了新年，苏洵已五十三岁。五十三岁还是布衣，他的心里怎不凄凉！孔子说：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苏洵似乎觉得自己的“天命”便是终身布衣。这时他又想起“千年黄鹤无消息，满目空寒万里秋”的诗句，难道那就是自己一生命运的警示么？

从张俞的那块诗碑，苏洵便想起自己过去对《周易》的淡漠。此时他才觉得，轼儿自小便钟情的《周易》，里面确实积聚着伏羲、文王以来几千年来的诸多奥秘。自己过去总以为那是圣人的一种“机权”，现在看来过于草率了。近来他开始认真地研究《周易》，从“乾”卦开始，一卦一卦认真地解读，愈读愈觉得其中奥妙无穷。新年前后，他让轼儿和辙儿不要读书，各自与夫人、孩子享受天伦之乐，可他自己却没有任何乐趣可言，自大年初二开始，又一个人躲进房中，研究起《易经》来。

“爷爷，爷爷！外面下雪了！爹和二叔让我来叫您，要您出去看雪！”迈儿从外面一蹦一跳地跑了进来，一边跑着，一边叫道。

苏洵急忙放下手中的《周易》，将迈儿抱进怀里。“迈儿，我的好孙子，来，让爷爷亲一下！”

“不，不！爷爷的胡子扎人！”迈儿急忙躲避。

“那好，那好！迈儿亲爷爷一下，擦不扎的地方亲，好不好？”苏洵只好换一种方法。

“好的。”已经三岁、实际上不足两岁的迈儿将嘴巴凑了上来，在爷爷的额上、鼻子上，还有两颊“啧、啧、啧、啧”连亲四下，亲得苏洵眉开眼笑。

这时子瞻和子由一前一后走了进来。

苏洵急忙把《周易》合上，拿过欧阳修的新《唐书》，将《周易》盖了起来——他知道，这个时候如让轼儿见到自己在读《周易》，那是很不合适的。

“爹，外面的雪景很美，我和弟弟想陪您出去走走。”子瞻恭敬地说。

“嗯。走走？——算了吧，我不想动。”苏洵本想出去的，他又想起了另外的事情。

“爹，我们到县城西边的寺庙里看看吧，可以让马正卿领我们去！”子由接着说。

“寺庙里有什么可看的？轼儿，你帮马正卿葬了先人，做了件大好的事情，这事做得好哇。”苏洵敷衍似地称赞了子瞻一句，然后却将话题转向了旁边：“轼儿，辙儿，既然你们来了，就坐下，爹有话跟你们说。”

子由见爹有话要说，便从旁边拿过一把椅子，递给哥哥，然后将迈儿从父亲的怀里拉了过来。

“真是的，你们又说大人的事儿！我找小姑娘玩去了！”迈儿气得嘟囔着小嘴，不高兴地跑了出去。

看着迈儿跑出的身影，苏洵先是笑了一笑，然后转过脸来，严肃地问儿子们：“你们的后二十五篇策论，都写好了么？”

“刚写好一半。”子瞻先说。

“我写好十篇。”子由接着说。其实子由已写好二十篇，他只让哥哥帮助看了十篇。

“嗯。按照规矩，前二十五篇策论，是写自己对历史的看法，而后二十五篇，应该写对眼下时政的看法。你们说说，眼下皇上最关心的应是什么呢？”苏洵问。

“王安石给皇上上的万言书，朝中议论纷纷，孩儿以为不该回避。”子瞻说。

“王安石也是我们的考官，我们又不太赞同他的看法，真不知该怎么写好呢。”子由补充一句。

“这正是我要跟你们议论的。王安石这个人，表面上邋遢邋遢的，可他毕竟是有才华的人，又有那么多年从政的经验，你们不能小觑，更不要回避。年前我给吴照邻先生写了封信，请他想办法，帮我将王安石的万言书抄出一份来，仔细解读一下。毕竟皇上和富弼、韩琦大人都很重视他。”苏洵认真地说。

“听说议论最多的，是王安石说当过大患，‘患在不识法度’，他要‘改易更革天下之事’，还要‘变更天下之弊法’。”子瞻说。

“是啊。王安石的胆子很大，他要学商鞅，要变法。轼儿，你觉得本朝是不是该变法呢？”苏洵问。

“爹，孩儿以为，当今天下，徒有治平之名，而无治平之实。百年以来，积弊甚多，外有强敌虎视眈眈，内有盗贼不时生事。贫民百姓，历尽艰辛，所创财物多于历朝，然而赋税繁重，层层盘剥，依旧民不聊生。而朝廷聚敛的财物，一半给了北辽国和西夏，一半用来赡养满天下的冗官，国库里仍是空空如也，入不敷出。而各类官员，贪赃枉法者众多，为国为民者稀少。因此，若不动些大动作，从根本上进行根治，恐怕朝廷的祸患，不日就要出现呢！”子瞻说这些时，有些愤愤然。

“好啊，轼儿！依你之见，王安石要变法，是件好事喽？”苏洵接着便问。

子瞻摇摇头。“爹，孩儿以为，当今天下，就像一个积病已久的弱女子，眼下当务之急，是找到她的病根，对症下药。王安石要变法，本意是好的，可是弄不好的话，可能就像庸医一样，乱下虎狼之药，本来病怏怏的一个女子，便会被急药攻心，结果弄得食不进，脉络不通，其结果更会适得其反呢！”

“好，这话说得好！那你认为，除了王安石变法之外，还应该怎样对症下药呢？”苏洵紧追不舍。

“爹，孩儿涉世不深，更没有亲身从政的经历，对当今天下弊端，只知其表，不知其里。既然不知其里，那也就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，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了。”

“唔。按道理，到我这把年纪，应该是自知天命，也知天下弊端，还能找到天下病灶所在的人了。可是我也与你们一样，只知纸上谈兵啊！”说到这儿，苏洵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转过来问子由：“辙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么？”

“爹，您深晓世事，都无良策，哥哥懂得医术，也无良方，孩儿虽已成家，尚未为人父，仍是童稚一般，如何懂得治世良方呢？也是人云亦云罢了。”子由实话实说。

“唔。虽说人云亦云，也不能照抄前人。拿不出治世良方，也应说出治理天下的大道理和为政的要义才行，不然的话，岂不让皇上和大臣，尤其是王安石等小瞧了我们？轼儿，在这一点上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”苏洵又问。

“爹，孩儿以为：眼下有两种人，两种方法。一种人是因循苟且，得过且过，富弼和韩琦便是这种人，他们早年与范仲淹大人一起实行新政时的锐气早已丧失殆尽，指望他们根本没有出路。当今之世，如若没有人卓然而起，倡导警醒起懦之说，涤荡振刷陈规陋俗，天下便没有振兴之日。王安石便是第二种人，他要变革旧法，摧枯拉朽。殊不知这些枯、朽的东西是与体内脉络连在一起的，弄不好，会把病人给摧残了，甚至是摧毁了。所以孩儿以为，如若急剧变法，鲁莽行事，搞不好就成了操之过急，过犹不及；更有可能会使天下大伤元气，一蹶不振。《易》之‘乾’卦《象传》云：‘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’意思是天地每时每刻都在运行，所以‘天行健’。日月运行不已，所以明灭变化，以成四时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要用一种方法，把天下人心和所有的器物都给激活了，这样先让天下动起来，动起来就能自然地消除积弊。”

“道理说得不错，只是流于空泛。”苏洵还不满意。

“爹，孩儿所说的只能如此空泛。可是孩儿以为，自古至今，历朝历代，当他们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是生机盎然、万物勃兴、继而天下治平、走向繁荣昌盛的。然而历时一久，便会开始止步不前、积弊丛生、民生困顿、国运日衰，最终为新朝所替。而不论哪个朝代、哪个国君，谁不想像秦始皇那样，永享天祚，万世不竭？其中奥妙，便在于他们不知天下万物恒久常新之理。《易》之三十二卦为‘恒’。‘恒’卦‘彖传’说：

‘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；利有攸往，终则有始也。’孩儿以为，天下万物，没有到了穷尽时候而不变易的；‘恒’卦的道理，不是像前世周儒所说的那样，要求人们执一而不变。恰恰相反，是要人们在一物尚未到达穷途末路的时候，自己知道变革。因为等到穷尽的时候再实施变革，看上去轰轰烈烈，好像是有变革的好名声，殊不知此时这物已由此一物而变为彼一物了。只有事物还没发展到穷尽的时候就进行调整，主动地进行变革和修正，虽然这样没有变革和变法的好名声，可是那事物便可处于常变常新之态，这样才是真正‘永恒’！所以说‘恒’卦中的‘利有攸往’，就是指在未穷的时候便明白应该进行变革。只有在未穷的时候就加以变革，才能使事物始便是终，终便是始，始与终相连，就像一个圆环一样，首尾相衔，没有开端，没有连接的痕迹，这样才是治世高手呢！”

苏洵虽然近来一直在解读《周易》，却没读到“恒”卦，他被子瞻说得目瞪口呆。

子由对《周易》读得不深，此时却听得津津有味，他见哥哥停下来，便叫道：“哥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您再接着说，我要听个完全！”

子瞻这几天和王弗琴瑟好合，未曾受到父亲的约束，兴致高得犹如涨潮之水，此时见父亲和弟弟都在用心倾听，愈加兴致勃发起来，于是他提高嗓门，滔滔不绝：

“好，这话说得好！那你认为，除了王安石变法之外，还应该怎样对症下药呢？”苏洵紧追不舍。

“爹，孩儿涉世不深，更没有亲身从政的经历，对当今天下弊端，只知其表，不知其里。既然不知其里，那也就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，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了。”

“唔。按道理，到我这把年纪，应该是自知天命，也知天下弊端，还能找到天下病灶所在的人了。可是我也与你们一样，只知纸上谈兵啊！”说到这儿，苏洵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转过来问子由：“辙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么？”

“爹，您深晓世事，都无良策，哥哥懂得医术，也无良方，孩儿虽已成家，尚未为人父，仍是童稚一般，如何懂得治世良方呢？也是人云亦云罢了。”子由实话实说。

“唔。虽说人云亦云，也不能照抄前人。拿不出治世良方，也应说出治理天下的大道理和为政的要义才行，不然的话，岂不让皇上和大臣，尤其是王安石等小瞧了我们？轼儿，在这一点上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”苏洵又问。

“爹，孩儿以为：眼下有两种人，两种方法。一种人是因循苟且，得过且过，富弼和韩琦便是这种人，他们早年与范仲淹大人一起实行新政时的锐气早已丧失殆尽，指望他们根本没有出路。当今之世，如若没有人卓然而起，倡导警醒起懦之说，涤荡振刷陈规陋俗，天下便没有振兴之日。王安石便是第二种人，他要变革旧法，摧枯拉朽。殊不知这些枯、朽的东西是与体内脉络连在一起的，弄不好，会把病人给摧残了，甚至是摧毁了。所以孩儿以为，如若急剧变法，鲁莽行事，搞不好就成了操之过急，过犹不及；更有可能会使天下大伤元气，一蹶不振。《易》之‘乾’卦《象传》云：‘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’意思是天地每时每刻都在运行，所以‘天行健’。日月运行不已，所以明灭变化，以成四时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要用一种方法，把天下人心和所有的器物都给激活了，这样先让天下动起来，动起来就能自然地消除积弊。”

“道理说得不错，只是流于空泛。”苏洵还不满意。

“爹，孩儿所说的只能如此空泛。可是孩儿以为，自古至今，历朝历代，当他们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是生机盎然、万物勃兴、继而天下治平、走向繁荣昌盛的。然而历时一久，便会开始止步不前、积弊丛生、民生困顿、国运日衰，最终为新朝所替。而不论哪个朝代、哪个国君，谁不想像秦始皇那样，永享天祚，万世不竭？其中奥妙，便在于他们不知天下万物恒久常新之理。《易》之三十二卦为‘恒’。‘恒’卦‘彖传’说：

‘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；利有攸往，终则有始也。’孩儿以为，天下万物，没有到了穷尽时候而不变易的；‘恒’卦的道理，不是像前世周儒所说的那样，要求人们执一而不变。恰恰相反，是要人们在一物尚未到达穷途末路的时候，自己知道变革。因为等到穷尽的时候再实施变革，看上去轰轰烈烈，好像是有变革的好名声，殊不知此时这物已由此一物而变为彼一物了。只有事物还没发展到穷尽的时候就进行调整，主动地进行变革和修正，虽然这样没有变革和变法的好名声，可是那事物便可处于常变常新之态，这样才是真正‘永恒’！所以说‘恒’卦中的‘利有攸往’，就是指在未穷的时候便明白应该进行变革。只有在未穷的时候就加以变革，才能使事物始便是终，终便是始，始与终相连，就像一个圆环一样，首尾相衔，没有开端，没有连接的痕迹，这样才是治世高手呢！”

苏洵虽然近来一直在解读《周易》，却没读到“恒”卦，他被子瞻说得目瞪口呆。

子由对《周易》读得不深，此时却听得津津有味，他见哥哥停下来，便叫道：“哥，说得好！您再接着说，我要听个完全！”

子瞻这几天和王弗琴瑟好合，未曾受到父亲的约束，兴致高得犹如涨潮之水，此时见父亲和弟弟都在用心倾听，愈加兴致勃发起来，于是他提高嗓门，滔滔不绝：

“好，这话说得好！那你认为，除了王安石变法之外，还应该怎样对症下药呢？”苏洵紧追不舍。

“爹，孩儿涉世不深，更没有亲身从政的经历，对当今天下弊端，只知其表，不知其里。既然不知其里，那也就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，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了。”

“唔。按道理，到我这把年纪，应该是自知天命，也知天下弊端，还能找到天下病灶所在的人了。可是我也与你们一样，只知纸上谈兵啊！”说到这儿，苏洵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转过来问子由：“辙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么？”

“爹，孩儿以为：眼下有两种人，两种方法。一种人是因循苟且，得过且过，富弼和韩琦便是这种人，他们早年与范仲淹大人一起实行新政时的锐气早已丧失殆尽，指望他们根本没有出路。当今之世，如若没有人卓然而起，倡导警醒起懦之说，涤荡振刷陈规陋俗，天下便没有振兴之日。王安石便是第二种人，他要变革旧法，摧枯拉朽。殊不知这些枯、朽的东西是与体内脉络连在一起的，弄不好，会把病人给摧残了，甚至是摧毁了。所以孩儿以为，如若急剧变法，鲁莽行事，搞不好就成了操之过急，过犹不及；更有可能会使天下大伤元气，一蹶不振。《易》之‘乾’卦《象传》云：‘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’意思是天地每时每刻都在运行，所以‘天行健’。日月运行不已，所以明灭变化，以成四时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要用一种方法，把天下人心和所有的器物都给激活了，这样先让天下动起来，动起来就能自然地消除积弊。”

“道理说得不错，只是流于空泛。”苏洵还不满意。

“爹，孩儿所说的只能如此空泛。可是孩儿以为，自古至今，历朝历代，当他们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是生机盎然、万物勃兴、继而天下治平、走向繁荣昌盛的。然而历时一久，便会开始止步不前、积弊丛生、民生困顿、国运日衰，最终为新朝所替。而不论哪个朝代、哪个国君，谁不想像秦始皇那样，永享天祚，万世不竭？其中奥妙，便在于他们不知天下万物恒久常新之理。《易》之三十二卦为‘恒’。‘恒’卦‘彖传’说：

‘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；利有攸往，终则有始也。’孩儿以为，天下万物，没有到了穷尽时候而不变易的；‘恒’卦的道理，不是像前世周儒所说的那样，要求人们执一而不变。恰恰相反，是要人们在一物尚未到达穷途末路的时候，自己知道变革。因为等到穷尽的时候再实施变革，看上去轰轰烈烈，好像是有变革的好名声，殊不知此时这物已由此一物而变为彼一物了。只有事物还没发展到穷尽的时候就进行调整，主动地进行变革和修正，虽然这样没有变革和变法的好名声，可是那事物便可处于常变常新之态，这样才是真正‘永恒’！所以说‘恒’卦中的‘利有攸往’，就是指在未穷的时候便明白应该进行变革。只有在未穷的时候就加以变革，才能使事物始便是终，终便是始，始与终相连，就像一个圆环一样，首尾相衔，没有开端，没有连接的痕迹，这样才是治世高手呢！”

苏洵虽然近来一直在解读《周易》，却没读到“恒”卦，他被子瞻说得目瞪口呆。

子由对《周易》读得不深，此时却听得津津有味，他见哥哥停下来，便叫道：“哥，说得好！您再接着说，我要听个完全！”

子瞻这几天和王弗琴瑟好合，未曾受到父亲的约束，兴致高得犹如涨潮之水，此时见父亲和弟弟都在用心倾听，愈加兴致勃发起来，于是他提高嗓门，滔滔不绝：

“好，这话说得好！那你认为，除了王安石变法之外，还应该怎样对症下药呢？”苏洵紧追不舍。

“爹，孩儿涉世不深，更没有亲身从政的经历，对当今天下弊端，只知其表，不知其里。既然不知其里，那也就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，更谈不上对症下药了。”

“唔。按道理，到我这把年纪，应该是自知天命，也知天下弊端，还能找到天下病灶所在的人了。可是我也与你们一样，只知纸上谈兵啊！”说到这儿，苏洵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转过来问子由：“辙儿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么？”

“爹，孩儿以为：眼下有两种人，两种方法。一种人是因循苟且，得过且过，富弼和韩琦便是这种人，他们早年与范仲淹大人一起实行新政时的锐气早已丧失殆尽，指望他们根本没有出路。当今之世，如若没有人卓然而起，倡导警醒起懦之说，涤荡振刷陈规陋俗，天下便没有振兴之日。王安石便是第二种人，他要变革旧法，摧枯拉朽。殊不知这些枯、朽的东西是与体内脉络连在一起的，弄不好，会把病人给摧残了，甚至是摧毁了。所以孩儿以为，如若急剧变法，鲁莽行事，搞不好就成了操之过急，过犹不及；更有可能会使天下大伤元气，一蹶不振。《易》之‘乾’卦《象传》云：‘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’意思是天地每时每刻都在运行，所以‘天行健